

奇情俠胆

義天

（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奇情侠胆义无双

(一)

• 司马弘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哈尔滨

新编野史传奇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 司马弘剑

编委 李智量 常玉欣 马佳林

伍 严 胡志远 李德仁

张潜卓 林 宏 郭海峰

廉 杰

(《奇情侠胆义无双》为本

丛书之一,原名《凤双飞》)

回 目

- 第 一 回 爱英才郭公拔士 (1)
点会元张景驰名
- 第 二 回 封义子圣主识奇童 (36)
证三生仙郎逢旧好
- 第 三 回 感异梦善人辞世 (34)
信邪言荡子寻花
- 第 四 回 赚痴情晚芳亭上订虚盟 (131)
妒同心凤凰台下兴毁谤
- 第 五 回 老艳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损折 (179)
姣花避急雨终逢浪蝶饱偷香
- 第 六 回 闹书楼珠还合浦 (223)
谒侯门琴遇知音
- 第 七 回 进美人奸宦黑心欺幼主 (285)
听吹笙顽童肉眼识神仙
- 第 八 回 好兄弟爱极反成仇 (336)
假相知祸人偏得福
- 第 九 回 索爱臣储君出禁苑 (333)
杀淫僧公子闹菩提
- 第 十 回 忿流言拆玉分珠 (435)
魁会榜攀龙折桂

- 第十一回 谏新君新臣移文任 (431)
贺生辰狭路遇冤家
- 第十二回 永北城两帅交兵 (536)
腾越州二奸受缚
- 第十三回 白无双舍身杀贼 (594)
张灵雀奉旨救亲
- 第十四回 识天时女帅附中华 (650)
用人谋将军诛逆后
- 第十五回 正法破旁门王子奋威连败贼 (714)
美人换宝马无双失意再投番
- 第十六回 战龙山小将捉妖僧 (775)
探虎穴重瞳殒大逆
- 第十七回 递情词奸雄挑丽质 (835)
破阴谋使女斩淫徒
- 第十八回 静海王无心陌路救婵娟 (890)
俏佳人有意移舟招吉士
- 第十九回 闹朝堂奸臣下狱 (944)
勘淫娃圣主决疑
- 第二十回 天缘合梦鲍夫人贵府看东床 (991)
仇敌为婚郭殿下兰房续佳偶
- 第二十一回 众贤良朝堂论奸宦 (1039)
一英雄旅店退强徒
- 第二十二回 贪财殒命青州府壮士除奸 (1093)
盗宝伤身禅城驿武师擒寇
- 第二十三回 义服英豪楚家庄盗魁纳款 (1149)
情深伉俪济南城王子求仙

第二十四回	麻姑仙巧指蓬莱道 郭重瞳错认武陵源	(1205)
第二十五回	贵将军任侠判蜨妍 莽少年枷号游城市	(1259)
第二十六回	一语犯天颜张都督有心辞贵宠 群奸施毒计郭将军无罪陷风流	(1313)
第二十七回	难星过度真小姐辱处邀荣 旧好重来张少卿福中寻祸	(1372)
第二十八回	匿顽童奸雄输爱妾 访同胞遣使下东洋	(1431)
第二十九回	明谐花烛沐夫人穷究玉楼词 暗约佳期张都督空回巫峡梦	(1501)
第三十回	感同心真娘从密约 妒蛾眉鲍女间良缘	(1561)
第三十一回	思乡念切登州城二美寄书 报忿心偏三仙岛群奸败绩	(1617)
第三十二回	赛六郎伤心谋至戚 胜子都剖腹救良朋	(1672)
第三十三回	三生债了鲍香儿禁苑遇才郎 万里功成沐都督崖州逢逆寇	(1729)
第三十四回	破琼州真娘被掠 筑金台王子专征	(1736)
第三十五回	蛮公主空出三奇计 大元戎连复两雄州	(1843)
第三十六回	双姐妹义救慕容珠 张将军误入元门阵	(1901)

- 第三十七回 为良人美女盗奇丹 (1949)
 堕巧计蛟精弃陵水
- 第三十八回 运神机元戎破妖后 (1999)
 遭急难教习认亲儿
- 第三十九回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2049)
 扫贼寨张郎除宿患
- 第四十回 杨督帅义激监军悟天心权珰伏法 ... (2095)
 明天子恩加贵弟赐金莲淑女完姻
- 第四十一回 拔山俊杰难回少女坚心 (2146)
 夙世姻缘终赖神仙助力
- 第四十二回 梦指乡村蛮公主力擒狼虎道 (2195)
 荣归画锦谪仙郎重宴凤凰台

第一回

爱英才郭公拔士 点会元张景驰名

〈西江月〉 白日去而不返，青春来者无多。纤腰长腕易消磨，怪底愁城深锁。试检古今奇事，编为花月新歌。狂呼自遣快如何，莫管旁人笑我。

闲非闲是日纷纷，于我无关总莫论。欲破愁城开笑口，新词演出古奇文。天荒首出曰盘古，继世三皇天地人。淡白无为天下治，唐虞圣帝递相兴。大同之世民熙皞，三代相承有圣经。战国强秦而至汉，西东有史又三分。西晋中包十六国，宋齐传统至梁陈。隋唐事迹多转载，五代纷纷未足评。北宋南迁缘不久，只将近代讲前明。高皇奋迹于滁泗，成祖迁都到北平。圣德仁宣悲祚短，英宗北狩弟称尊。七年复辟麟王废，八载重光大驾崩。传子宪宗成化主，实为六代八朝君。此书使在其时起，立意新奇众所惊。男有扶天匡国手，信哉纬武又经文。女无脂粉闺房态，冰雪为姿铁石心。君义臣忠安社稷，父慈子孝乐家庭。闺房静好谐琴瑟，夫妇皆征贤令名。虽说弟兄非合母，益知异姓胜亲胞。金兰契结同生

死，双凤齐飞众口称。履正处能改，除邪为道义，跌宕处忽移忠孝，作奸淫怒时节，风云变色，山河动。喜时节花鸟争妍万物春。悲感处罗刹观场应堕泪，妩媚处神仙当境也销魂。真激烈，此头可断心难改，善诙谐纵体龙潭批送麟。忍心的不念佳人难再得，情重的何愁倾国又倾城。因私忿绝裾断义抛良友，为公义剖腹明冤谏至尊。有节概弱女能为豪杰事，没脸的美男反效妇人颦。奇奇变变浑难测，正正邪邪总绝伦。自赞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清音恐入云霄去，敬请诸公侧耳听。太祖功臣开国栋，丹书铁券重元勋。名闻四海真豪杰，武定侯爷名郭英。本籍临淮凤阳属，功臣赐第在金陵。建文在位燕王反，奋勇曾提靖难兵。天命难回师屡败，款侯动忿卒于军。

自从永乐登基，他有两个公子，一齐臣服。长公子仍袭父爵，随往北京。二公子留住南京乌衣巷口。

一枝传衍多繁茂，武将文臣代代兴。目下算来已七代，一家之长讳宏殷。若逢说起人人仰，自幼居家以孝称。气骨端严山岳重，精神清厉玉壶冰。勋臣世业虽能武，盛世通行却习文。尚礼敦诗崇道学，守身如玉最矜名。尊贤尚善何消说，第一如仇最怒淫。偶听人谈邪秽语，不关己事也生嗔。才容德器皆超俗，道学名家众所称。十九乡科登上第，二旬殿试入词林。幼时聘定秦家女，榜后完姻娶过门。四德皆全无所缺，夫妻和睦敬如宾。宏殷秉性原方直，室有贤妻足称心。不学浮华诸恶少，别无婢妾享私恩。家庭正肃如宗庙，当世堪推第一人。身立朝堂毫不苟，犯颜屡屡谏人君。弹奸击佞无私曲，知有其君不有身。释褐为官十七载，时当四九

正青春。荣华富贵般般足，只有佳儿尚未生。贤淑夫人知大礼，欲收侍妾望兰孙。那晓为官执性殊于众，反把良言劝细君。

说我生三十六年，自信于人道无愧，天地有知决不使我绝后。如果命犯孤辰，前生注定娶妾，又何益哉，执定了这个主意。

将你劝他千百遍，心如铁石断难更。夫人无力能回挽，只得听天由命不须论。

就是这年，放了浙江廉宪，即携家同往到任之后，这些好处若要细细说来，哪有许多纸笔，只好总而言之，清廉惠爱，至公无私，无利不兴，无害不去而已，况自不关紧要，何必碎烦。只说这一日，郭大人身坐后堂看些文案，忽有个值班书吏走上堂来，觉得眼前一亮，郭大人就回过头来把他仔细一看，更加了不得，就把这一部书上的事情多看出来，但见他：

头戴着，黑沙巾，耳后双环是白银。蓝布袍儿颜色好，丝鞋白袜净无尘。身材纤瘦腰肢细，大约年华未二旬。面似凝脂浑玉琢，鼻如悬胆配朱唇。长眉秀拂春山翠，凤目光含秋水明。布素衣冠偏有致，梅花无俗玉无痕。若言不是神仙谪，世上如何独见君。玉润珠辉无不愧，这番呆了郭宏殷。惊疑半晌还思想，书吏之中那此人。秀雅雍容无俗气，真如野鹤立鸡群。岂为小户低微骨，定是书香厄困贫。不得已而求活计，我今这问自知明。

当时按卷问道：“汝姓甚名谁，本司初到，尚未识汝。”那人答道：“小人姓张名景。”郭公又问道：“汝年几何？为吏几

载？世代作何生理？”张景道：“年方十六。世代寒微，先父即为书吏，不幸去年亡过。蒙前任毛大老爷把小人签补的。”郭公想道，原来不是书香，然以小户贫家出此俊秀更是当今盛事。听其言语，颇亦不俗，我何不提拔提拔他。再想一想道，闻得前任毛最爱公声色，而此人正是他手内补的。或者是他嬖幸之辈亦未可知。我若以貌取人，骤加礼待，可不被旁人猜出好话来，还要慢慢留心，访其底实再作理会。

思量定，话别无，点头仍是看文书。从今以后心常用，要访其人贤也愚。书上正人不细说，看官也不识精粗。如今就要谈张景，在坐诸公请听予。他生长在浙江钱塘县，城隍山下是家居。世家贫贱无恒产，种菜为生草野夫。守分安贫兼乐善，相传五代恶人无。传到他父亲名唤张惟厚，自幼聪明颇读书。不能肩挑菜担长街走，奈因体弱貌超群。故而弃产来城内，买得公门一吏胥。执笔为生堪活计，喜他秉性更仁慈。常说道公门里面好修行，万事从公心不欺。从不愿作奸舞弊伤阴德，更不肯用强索诈骗毫厘。日常又把功曹劝，何苦伤人把自己肥。若见本官行不法，也要叩头苦谏尽忠言。善缘种种难称述，阴德多多惠下余。身在公门三十载，年华已有六旬余。一年夫妇俱双歿，四壁萧然所剩无。

当衙门的人存了厚道，哪里还做得起人家，自殒殁之后，早已一贫彻骨。

只有一儿年又小，清贫独自守门闾。虽然未有明师训，天付聪明与众殊。八股文章将就会，各家真草尽能书。更兼善画西湖景，一笔能就万里图。向日无非闲作耍，而今亲死一身孤。别无道路堪为活，免不得卖画权将一口糊。剩得些

微钱入手，懒于炊爨费工夫。就在那近室饭店之中吃，馆内香茶用一壶。俊秀丰姿人尽识，争传蚌里出明珠。

是时，天下太平，并无兵火之灾。上下之人安于逸乐，淫风大行就于本朝无二，凡是人家孩子生得标致些，出去走动走动，就有那些邪人千方百计骗去，做那没要紧的勾当了。言之可恨。

是儿既有惊人貌，引动了一众猖狂市井徒。假做登门来买画，甜言蜜语送青蚨。请茶请酒常亲近，只想将他手臂摸。幸喜年轻张小舍，祖宗积德有多余。生来气骨多尊重，岂是贪财下等愚。一概相辞情不领，众人无奈我如何。

俗语说的苍蝇不叮无缝鸭蛋。

总然穷急三餐饭，再不从人借一餐。宁可成天无饭吃，逍遥反去看西湖。山光水色平生爱，玩赏浑忘腹内虚。

一日，遇见个相士，相他若是习文，不过翰林，习武可到封侯神州。笑道：“手无缚鸡之力，家无担石之储，文武两途都学不上，说什么拜相封侯。只请看看几时不受饥饿罢了。”相者道：“若问好运即日就来。然而生了这副骨相，一定是个贵人。纵不封侯翰林，却是稳的神州。”也不大相信，又过了数日，在湖山上看梅花，时被前任臬司毛公撞见。这毛公也是个邪人，访知了他根底，把新书吏寻事革去。假说故吏张惟厚极是真诚能干，须把他儿子补来，必然肖父。张神州不知这个委曲，竟欣然而来。那些刑名文案自小就看得透熟的，并不要请教别人。

补入刑房人尽赞，聪明又胜老头儿。毛公另眼相看待，年少神州也不疑。至晚忽然传进内，书房设宴饮多时。毛公

自举金杯劝，直道其情谅必依。惊得神州难对答，慌张撇脱步忙移。把一个本官拨得挥身洒，跌碎金镶白玉卮。头也不回跑出外，老毛气得脸皮青。一时难以将他责，忍于内心恨不离。打点要寻他过失，管教受我一场欺。那知神州运气好，不待毛公来下手，早有位浙江巡抚回京内，把他坏法婪赃一本题。即日除官真扫脸，还能使得甚机谋。瘟官去任无多日，就挽了如今郭臬司。有意将他行事访，众人交口告官知。郭公大喜频称善，可喜贫家出此儿。埋没公门真可惜，急须奖拔不宜迟。清闲即唤神州进，谕以端方正直词。

观汝之貌真如鹤立鸡群，岂为久困之辈，又闻汝立身持重，更非无志之流。若以肯吏终身，岂非空埋骐驎乎？本司虽无山涛之巨识，李膺之高风，然目见英才亦乐于奖拔。汝诚能弃申韩之学，归孔孟之宗，某虽不敏，必使汝名显于日而后已也。神州晓得这位新官是有名道学，不比老毛。真是福从天降，慌忙拜谢道：“大老爷破格垂青，真是小吏三生之幸，敢不从命受教，但恐樗栌庸才不能成用，徒负大匠之苦心耳。”

彼此说明俱大悦，马逢伯乐泉非虚。从今退了刑房役，郭大人另择真诚一老胥补缺，当班休细说。一心要玉成张景作通儒，又知本地无名宿，平等之人岂足师，留入后衙书馆内，自家指教论难疑。神州本是天生秀，今遇高明出力提。触处玲珑能理会，宛如燕子见宣飞。朝朝只在书房坐，编简堪夸三十车。都是目中从未见，黄昏灯接五更鸡。博闻强记言非谬，过目真能事不遗。初学为诗诗即妙，试令作赋赋尤奇。郭公喜极时称赏，终日相亲不少离。手足相看从未狎，再不料其中又有一条蛆。也来打诨从旁搅，搅出新鲜一部书。

你道是谁？那是郭公请来的一位书记，姓白名进忠。北直广平府邯郸县人氏。

说起出身原是好，簪缨世代有名驰。家私巨万非为少，自幼从师广读书。及长大，更不低，生成一表俊丰姿。文章诗赋般般会，十五游庠列泮池。只是性情不务正，轻佻败荡习奢靡。淫邪之事心常爱，礼法之言口不提。又值双亲已早故，任他门户独支持。亲房伯叔非其畏，浪使钱财当土泥。交结浮华无益友，门如闹市少空时。外邀仗义疏财号，内蓄阴邪众不知。倚恃才名容貌好，专一去行奸卖俏哄姣姿。花街柳巷为传舍，绣阁香闺也属私。每乱孤孀松柏操，常偷佛殿少年尼。丫环仆妇何消说，串尽优童闹小厮。不料奸情终有败，三年五次吃官私。几番欲把衣巾革，虽赖钱神做主持。到底贪花天不佑，颠颠倒倒十余年。家私大半随风化，气死贤良结发妻。功不成来名不就，又无儿女甚孤凄。方才略悔从前错，发愤抛家上帝畿。苦挣一科仍不中，自愧无面返乡基。

幸有一个表兄倒是翰林，就去投他住下，托他留心推荐，若能到名公巨卿家内做个门客，还好干些异路前程。这翰林一口依允。恰值其时郭大人放了廉宪，将次出京，只少个掌笺奏文的书记，正在寻访，翰林就竭力荐他，白进忠欣然谒进。这位郭大人只为过于正直，听人说得好，就信以为真了。又见他：

才华敏捷人冠冕，应对周旋有礼仪。博古通今真不愧，尊为上客不相欺。进忠早识贤东性，古执端方出众奇。幸喜自家多活泼，随高逐下善推移。既来只得将他顺，凡遇衙斋

见面时。本性轻佻收拾过，装得来端庄文雅世间稀。郭公哪晓他奸诈，宾主和谐并不疑。

张神州初进内衙，越发不知袖里。只见他是郭公所进之客，又且书室相邻，诵读之余也就走过去与他讲讲。不料这白进忠竟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暗暗笑道，东家外面端严，原来内里也是歪的。见这厮生得标致，就破格提拔他起来，必定已有一脉的了。既然如此，也就与我辈一船，我还怕他怎的。

因此公然来大胆，原形毕露像狐狸。目观张子容如玉，言笑皆亲着了迷。也想将他摸一把，天天打算使心机。一宵适值无人，便把他来两手携。口出狂言恣戏谑，闭门苦请要谐栖。神州本性多文弱，不会高声论是非。挣脱身躯忙走出，来朝细禀郭公知。

郭大人听了不觉大怒，立刻把进忠请来正言责让。进忠见他这副面色，不由得胆战心惊，只得作揖谢罪，推是醉后妄语，万望老大人海涵。郭公难道好打了他，只好吩咐神州以后不要与他亲近罢了。白进忠受了这番抢白，思量实在气恼。又见神州把房也搬到别处，越发没了想头。

算来无面将身站，打卷行装便告辞。贤主人虽不相留还算好，程仪厚赠两分离。闾衙幕友官亲辈，不知其中有原因。饯送之人，都窃问，奸人信口捏虚词。指称年少张书办，与着东人断袖私。我在厢房常目见，偶然戏语问纤儿。岂知触了阎罗性，冷面难当只得辞。大众闻言都不信，此公道学久名驰。见人好色常嗔怪，岂有尤而复效之。定是你身行不法，反将恶语谤真儒。

进忠笑道：“他原是个责人不责己的假道学。你们若道我捏造了他，我到要赌个咒的了。我若有半句是假，将来生出儿子必做龙阳，报在众人眼内就是了。”说罢作别而行，仍往京中去了。众人听他赌了这等恶咒，免不得疑信相参，私相议论。这些手下都是信得过的，听见议论好生不服，又来告诉主人，直把这位郭大人气得几乎晕死。然而白进忠已去，却实无可奈何，只得忍了晦气罢了。幸亏张神州襟怀旷达，并不在心，旦夕只以读书为事。郭公在浙由臬司升至巡抚。张神州时已二十一岁了。

天生性格非凡体，力学勤功足五年。诸子百家俱熟透，诗文歌赋立成篇。更兼穷究丹青妙，落笔风生胜往前。花如草，水共山，精神到处自天然。说什么诗中有尽王摩诘，说什么，一日功成吴道全。真可齐名赵文敏，直须追步李龙眠。况加丰度超尘表，秀发星眸白玉颜。质本斯文无恶薄，韵尤雅致不轻儇。风流蕴藉真佳士，静雅雍容落地仙。礼节般般皆出众，应酬宾客善清谈。官僚见者俱兴慕，才貌同名一郡传。求画求诗求结纳，谁人敢说小家男。

有到如此，才容原算上等人物了。只有一件不妥当，你道为何，他自小的性情到还有些激烈，所以遇了恶棍也不曾吃过什么亏。

哪知长大成人后，日渐柔仁日渐宽。一味温和如好女，绝无厉色与高言。偶然走到公堂后，若遇提刑审犯官。听了哀声心胆碎，如飞掩耳就逃潜。随身伏侍家童辈，每每偷闲背后玩。看见无非生一笑，真如活佛降西天。更兼疏放天生就，紧要之心没半点。喜的是酌酒看花歌雅调，临风泼墨画

山川。逍遥玉笛吹三弄，幽逸瑶琴作数弹。爱月常常深夜坐，赋诗每每日中眠。勤攻笔札诗书帖，朝夕吟哦不厌贫。若说起积谷生财诸俗事，毫无理会在胸前。俨然是个佳公子，忘了孤贫旧日寒。

所以郭公也曾说他人是好的，只是过于柔弱。将来就得了功名，不过玉堂金马而已，栋梁柱石听讼临民都不可指望。又为他丰姿太美恐涉淫邪，又把许多戒淫书谆谆教戒，只要他做个正人。神州纵不全听，却也不敢有违。时值县试，即以案首入泮。不久，又有圣旨，以兵部尚书召郭公进京。

神州意欲相随去，又为科场事掣牵。只得仍留湖上住，清闲洒落过炎天。秋闱三试又如锦，榜发名高中第三。人交口，赞连声，果然草屋出魁元。祖宗积德儿生贵，秀士而今又孝廉。左右家贫无一事，束装即日上幽燕。仍投郭府安身住，岁暮春交又一年。各省英才都会集，神州才美出人前。礼闱揭榜鸣金报，中了头名一会元。正是门家欢喜处，哪知平地起风波。成化君王在位多仁厚，有一奸臣名万安。为相数年人共晓，贪财坏法妒忠贤。郭公鲠直天生就，临事焉能顺老奸。因为边庭军饷事，曾把他一场抢白对诸臣。因而奸相深怀忿，日夜思量报此冤。

商议了多时，尚未得计。这日，空闲时又会集许多门客，说起这事。恰好那白进忠自浙江回京也投在他门下，随鼓掌进言，只消如此如此，则此仇可报矣。

奸相闻言心大喜，立差心腹一言官。来朝一本当朝奏，诬陷忠良兵部官。私昵所亲门下士，曾将宝玉致书函。交通礼部尚书某，不论文章取作元。并道杭州张举子，实非清白